

羅月霞

主編

宋濂全集

第二冊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鑾坡後集卷之一

嘉瓜頌

皇明式于九圉，德漸仁被，和氣薰蒸，靈物效祥，乃洪武五年夏六月，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。雙實同蒂，圓如合璧，奇姿分輝，紺色交潤，誠為曠世之產。壬寅，京尹臣遇林函以素甌，圖其形于上，移文儀曹請以奏聞。癸卯，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。時上御武樓，中書右丞相臣廣洋、左丞臣庸、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、御史中丞臣寧、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，天顏怡愉，重瞳屢回，良久，乃言曰：「徵之往牒，其事云何？」丞相奏言：「漢元和中，嘉瓜生于郡國，唐汴州亦獻嘉瓜，禎祥之應，有自來矣。陛下勵精圖治，超漢軼唐，故天錫之珍符，太平有象，實見于茲。」上謙讓弗居。俄以靈貺之臻，復不可不承，乃詔內臣置諸乾清宮。翌日甲辰，薦諸太廟。

臣濂退而思之。夫瓜蒰之屬也，其蔓遠引，其葉阜蕃，諸傳有之，神瓜合形，表綿綿之慶，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。況瓜之所出，本於回紇，中國討而獲之，故名為西。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，甘肅、西涼諸郡俱下，而瓜沙已入職方。行見西域三十六國，同心來朝，駢肩入貢，天顯叶瑞，其又不在於茲乎？然而異畝同穎，周公作《歸禾》之篇；三秀合圖，班氏有《靈芝》之歌。矧此嘉植，含滋發馨，

昭宣我神應，焜煌我王度，寧可喑默而遂已乎？顧臣驚劣，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，謹上其事，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，復繫之以頌。頌曰：

乾道載清，坤維用寧。保合大和，發為休禎。句容之墟，物無疵癘。神瓜挺出，殊實同蒂。瓜孰非單？比合而生。二氣毓質，雙星降精，蜜房均甘，冰崖競爽。明月重輪，彷彿堪象。豈無寶連？產於戶東叶。疇若茲瓜，協瑞聯祥。亦有華平，張翠作蓋。疇若茲瓜，交輝映彩。其兆伊何？蘿圖綿延。西域既柔，德冒八埏。羣〔一〕臣曰都！載拜稽首。神休滋彰，天子萬壽。粵從啟運，靈貺疊甄。兩岐秀麥，合拊孕蓮。矧此貞符，近在輦轂。王化自邇，遠無不服。帝曰吁哉！朕猶慊然。瑞當在人，物胡得專？使物為祥，宜獻清廟。自我先人，積慶所召。孰瑞不矜？帝則弗居。唯親是思，我民之圖。以實應天，斯乃盛德。小臣作頌，以示罔極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羣」，原作「郡」，音訛字也，據黃溥本、韓本、傅本改。

蔣山廣薦佛會記

皇帝御寶曆之四年，海宇無虞，洽于大康，文武恬嬉，雨風時順。於是恭默思道，端居穆清，罔有三二，與天為徒。重念元季兵興，六合雄爭，有生之類，不得正命而終，動億萬計，靈氛糾蟠，充塞下上，吊

奠靡至，斃然無依。天陰雨濕之夜，其聲或啾啾有聞。宸衷靈傷，若疚在躬，且謂洗滌陰鬱，升陟陽明，惟大雄氏之教為然。乃冬十有二月，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，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，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。

上宿齋室，却葷肉弗御者一月，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、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，具宣上意，俾神達諸冥，期以畢集。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，上服皮弁服，臨奉天殿，羣臣服朝衣左右侍，尚寶卿梁子忠啟御撰章疏，識以皇帝之寶。上再拜，燎香于爐，復再拜，躬眎疏已，授禮部尚書陶凱。凱捧從黃道出午門，置龍輿中，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。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，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，萬金取疏入大雄殿，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。退閱三藏諸文，自辛酉至癸亥止。當癸亥日，時加申，諸浮屠行祠事已，上服皮弁服，搢玉珪，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，羣臣各衣法服以從，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。首曰《善世曲》，上再拜迎，羣臣亦再拜。樂再奏《昭信曲》，上跪進熏蕝莫幣，復再拜。樂三奏《延慈曲》，相以悅佛之舞，舞人十，其手各有所執，或香或燈，或珠玉明水，或青蓮花冰桃璧名薺衣食之物，勢皆低昂應以節。上行初獻禮，跪進清淨饌，史冊祝，復再拜。亞、終二獻同，其所異者，不用冊。光祿卿徐興祖進饌，樂四奏曰《法喜曲》，五奏曰《禪悅曲》，舞同。三獻已，上還大次，羣臣退，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，演梵呪三周，以寓攀註之意。初，斲山右地成六十坎，漫以堊，至是，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。湯蒸氣成雲，諸浮屠速幽爽入浴，焚象衣使其更，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脱門。門內五十步築方壇，高四尺，上升壇東向坐，侍儀使溥博西向跪，受詔而出，集幽爽而戒飭之。詔已，引入殿，致三佛之禮，聽法於徑山禪師宗

渤，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。復引而出，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。飯已，夜將半，上復上殿，羣臣從如初，樂六奏《遍應曲》，執事者徹豆，上再拜，羣臣同。樂七奏《妙濟曲》，上拜送者再，羣臣復同。樂八奏《善成曲》，上至望燎位。燎已，上還大次，解嚴，羣臣趨出。濂聞前事二日，淒風成，寒，飛雪灑空，山川慘澹，不辯草木，鑾輅一至，雲開日明，祥光冲融，布滿寰宇。天顏懌如，歷陞而升，嚴恭對越，不違咫尺，俯伏拜跪，穆然無聲，儼如象馭陟降在廷。諸威神衆，拱衛圍繞，下逮冥靈，來歆來饗，焄蒿悽愴，聳人毛髮。此皆精誠動乎天地，感乎鬼神，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。

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，即詔禮官稽古定制，京師有泰厲之祭，王國有國厲之祭，若郡厲、邑厲、鄉厲、類皆有祭，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。然聖慮淵深，猶恐未盡幽明之故，特徵內典，附以先王之禮，確然行之而弗疑，豈非仁之至者乎？昔者周文王作靈臺，掘地得死人之骨，王曰：「更葬之。」天下謂文王為賢。澤及朽骨，而況於人？夫瘞骨且爾，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，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，將不問於顯幽，誠與天地之德同大，非言辭之可贊也。猗歟盛哉！祠部郎中李顏、主事張孟兼、蔡秉夷、臧哲職專禱祠，親覩勝因，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，以揚聖德於罔極，同請濂為之文。濂以老病固辭弗獲，既為具列行事如右，復繫之以詩曰：

皇鑒九有，憲天惟仁。明幽雖殊，錫福則均。死視如生，屈將使伸。一歸至和，同符大鈞。其二
元綱解紐，亂是用作。黑侵盪摩，白日為薄。孰靈匪人？流血沲若。積屍橫縱，委溝溢壑。其三
霜月淒苦，涼颺酸嘶。茫然四顧，精爽何依？寒郊無人，似聞夜啼。鑄鐵為心，寧免涕洟？其四

惟我聖皇，夙受佛記。手執金輪，繼天出治。軫念幽潛，宵不遑寐。爰啟靈場，豁彼蒙翳。其四
皇輿載臨，稽首大雄。遙瞻狔座，如覲眸容。香凝霧黑，燈類星紅。梵唄震雷，鯨音號鐘。其五
鬼宿渡河，夜漏將半。颺輪羽幢，其集如霰。神池潔清，鮮衣華粲。滌塵垢身，還清淨觀。其六
迺陟秘殿，迺覲慈皇。聞法去蓋，受戒思防。昔也昏酣，棘塗宵行。今焉昭朗，白晝康莊。其七
法筵設食，厥名為斛。化至河沙，初因一粟。無量香味，用實其腹。神變無方，動皆充足。其八
鴻恩既廣，氛氲全消。乾坤清夷，日月光昭。器車瑞協，玉燭時調。大庭擊壤，康衢列謠。其九
惟佛道弘，誓拔羣滯。惟皇體佛，仁德斯被。無潛弗灼，有生咸遂。史臣載文，求垂來裔。其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成」，文粹本、黃溥本、韓本、胡本、四庫本同，嚴本作「戒」。

元莫月鼎傳碑

莫月鼎，諱起炎，湖州月河溪人。高祖儔，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。祖慶，父濠，連起為顯官。月鼎生而秀朗，肌膚如玉雪，雙目有光射人。習科舉業，三試於有司，不利，乃絕去世故，從事於禪觀之學，脅不沾席者數年。已而，著〔一〕道士服，更名洞〔二〕乙，自號為月鼎。入青城山丈人觀，見徐無極，受五雷之法。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，得王侍宸《斬勘雷書》，秘不傳，乃亟往求，委身童隸事之。會鄒病革，將遣去，月鼎

拜且泣，具以實告。鄒驚嘆，即以其書相授。

於是月鼎召雷雨，破鬼彪，動與天合，雖嬉笑怒罵，皆若有神物從之者。寶祐戊午，浙河東大旱，馬廷鸞方守紹興，迎致月鼎。月鼎建壇場，瞋目按劍，呼雷神役之。俄天地晦冥，雷霆一聲，大雨傾注。穆陵聞之，賜詩一章，謂其為神仙云。元世祖至元己丑，遣御史中丞崔誠求異人江南，物色獲之，見帝於灤京內殿。帝詔近侍持果餼觴之，時天色爽霽，帝曰：「可聞雷否？」月鼎對曰：「可。」即取胡桃擲地，雷應聲而發，震撼殿庭，帝為之改容。復命請雨，雨立至如紹興時。帝大悅，賜以內府金縢，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。帝疑其物微，因盛有所賚，亦不受。尋有旨俾掌道教事，月鼎以老耄辭，遂給驛南旋。益放於酒，無日不醉，醉輒白眼望天，陰飈翕翕起衣袖間。嘗與客飲西湖舟中，當赤日如火，客請假片雲覆之。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，頃之，雲自湖畔起，翳于日下。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，觴既舉，有雲蔽月，久不解。月鼎時寓觀中，道士知其所為，急召真籙端，且謝過，月鼎以手指之，雲散如洗。山氓為鬼物所憑，狂易不可制，遍索月鼎不值，忽遇諸酒肆。月鼎大罵，含酒嚙之。暨歸，物怪已息。賣餅師積餅于筐，時被物竊去，月鼎召雷轟雲中，斬胡孫首投于前。市魁娶婦，道為白猿精所攝，抵門，但空車焉。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，狂飈遽作，飄婦還舍。問之，婦云：「方在北高峯，不知何以至此也？」月鼎陽狂避世，不妄與人接。然頗閔疾疫者，有來告急，或以蟹中黃篆符與之，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，無不立愈者，故咸以真官稱。真官，謂其能主地上鬼神。其靈異之跡，士大夫多言之，不能盡載。歲庚寅，屬其徒王繼華曰：「明年正月十又三日，將化於汝家。」及期，瞑目而坐。繼華問身後事，月鼎搖手曰：「俟五事備可也。」夜

將半，風、雲、雷、電、雨交作，月鼎索筆書偈，泊然而逝，壽六十九。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，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。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，不輕授人，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。餘有求者，隨其器小大淺深，自撰符篆與之，亦多驗。繼華授張善淵，善淵授步宗浩，宗浩授周玄真，皆解狎雷致雨雲，而玄真尤號偉特。若行醮法，能使羣鶴回翔壇上云。

史官曰：魯陽援戈而麾，日退三舍，鄒衍仰天而哭，六月降霜。夫以匹夫之微，精誠所格，而天且應之，況葆真之士乎？所謂葆真之士，其慮冲，其志靜，虛其神，凝以全，故其一語默，一吸噓，誠可嘯呼麾斥，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。嗚呼！此事然也，則夫有事周孔之學，以致中和之功者，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？參天地而妙萬物，固宜有在也。世之人胡不爾思？隨物變遷，至與人道弗類，其可悲也夫？抑亦可慨也夫？予嘗總修《元史》，已類月鼎入《釋老傳》，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，然予心竊有感也，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著」，原作「諱」，韓本、傅本、嚴本同，據文粹本改。

〔二〕「洞」，原作「沾」，韓本、傅本、嚴本同，後文卷三《周尊師小傳》作「洞」，文粹本亦作「洞」，據改。

見山樓記

見山樓者，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。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，龍山委蛇走其南，將升而復翔其旁支，斜迤而西，則為福祈諸峯，若車、若旌、若奔馬、若渴鹿飲泉，不一而足。勢之下降為陰阜，為連坡、為平林，一奮一止，復襟帶乎後先。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，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。其下有巨湖，廣袤百里，汪洋浩渺，環浸乎三方，晦明吐吞，朝夕萬變。方屏插起湖濱，曰夏蓋山，去天若尺五，巖峙谷張，尤可玩愛，誠越中勝絕之境也。仲遠心樂之，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，於是構斯樓，日與賢士大夫同登。鼎俎既備，殽核維旅，壺觴更酬，吟〔篇〕疊咏。及至神酣意適，褰簾而望，遠近之山爭獻奇秀，晴容含青，雨色擁翠，不俟招呼，儼若次第排闥而入。使人涵茹太清〔〕，空澄中素，直欲驂鸞翳鳳，招僊佐、韓終，翩然被髮而下大荒。其視起滅埃氛，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？忬來俾濂記之。

夫自辛卯兵興，闔廬所在，往往蕩為灰燼。狐狸晝舞，鬼燐宵發，悲風脩然襲人，君子每為之永嘔。自非真人龍興，撥亂世而反之正，含齒戴髮之氓，孰不在枯魚之肆哉？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，將不暇見之矣。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，亦曰：「帝力難名，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。」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，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，且謂「吾人脫於兵火，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，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」。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，乃能抗志物表，修厥故事如承平時。此無他，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，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，是樓之作，其殆兆之先見者歟！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。第所愧者，濂

之學識繆悠，立言無精魄，難以傳遠。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，庶幾樓之勝概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。仲遠名壽延，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。羣從子姓，皆彬彬嗜學。文章鉅公，多集其門。而仲遠尤號翹楚，且工於詩，有和平冲澹之趣。濂蓋聞之丹崖先生云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吟」，原作「吟」，韓本同，據嚴本、胡本、四庫本改。
〔二〕「清」，原作「青」，嚴本同，據韓本、胡本、四庫本改。

大明勅賜故懷遠大將軍、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、贈榮祿大夫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、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 有序

故懷遠大將軍、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，距今已十寒暑，褒卹雖頒，而墓隧之碑未樹。其子懷遠將軍、同知金吾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，移文中書，中書下其事禮部，於是尚書臣凱、侍郎臣魯具以事聞。上可其奏，詔臣濂撰文，而臣某書篆以賜之。臣濂等受命震惕，深懼不足以稱上意，退考諸功狀而序之。曰：

公初諱某，今改賜德勝，姓趙氏，濠之鍾離人。曾大父小乙府君，妣時氏。大父省二府君，妣王氏。父諱仁，贈懷遠大將軍、同知指揮使司事、輕車都尉，追封天水郡侯，妣李氏，封天水郡夫人。公世為良

農家，狀貌魁偉，有膂力，尤能馬上運槊，捷疾如飛，人不敢猝近。歲壬辰，江淮倭擾，州縣簡拔梟銳為義兵，奇公勇悍，選為羣隊長。公年甫二十有八，帥衆接戰，必操螫弧以爭先，蹈湯赴火有不暇卹，敵人望而畏之。然棲棲在下列，無有旌其能功者。乃走西營，謁歸德王忙哥，隸麾下。稍久，察其馭軍無律，絕類兒戲，又欲擇豪傑而依之，偃偃未有所歸。

歲甲午，大明皇帝統領大將南征，駐軍滁陽。公聞母夫人在軍中，秋七月戊寅，遂棄其妻來從。及見上轅門，喜獲騎將，遂賜以今名，命為帳前先鋒。已而從上取鐵佛岡，攻三汊河口，破張家寨，克全椒、後河、六丈、大樹諸寨。尋出師援六合，左股為流矢所中，幾至危殆，上親臨視焉。歲乙未之春閏正月，剗鷄籠山羣盜，與偽將韓溥酣戰，直搗烏江，下和州，而含山次第平。三月，夜襲陳也先營。戊申，也先來侵，力出鬪，却之。夏四月庚申，拔板門寨。五月，擊長官寨，遂取儀真。上錄公從戰之功，超授忠勇校尉、管軍總管府先鋒。六月丙辰，復從上渡大江。時元兵屯牛渚，劍槩如林，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其營，諸將乃下太平，連攻蕪湖、句容，取之。秋七月辛卯，克溧水，八月，破溧陽，公皆有功。歲丙申春二月，元將蠻子海牙闌大兵南渡，擁兵建柵於采石磯，以斷淮西之路。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，上慮其心動，命忠武王帥師攻之，公亦在遣中。乃以疑兵分其勢，然後出正兵與戰，短戈方接，奇兵遽起而乘之，元將大敗而遁。三月乙酉，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，庚寅，下金陵，公之績為諸將先。丁酉，上命徐魏公取鎮江，公副之，破貓獠軍水寨。夏四月，下丹陽、金壇。五月，平宣城。兵鋒所及，勢如破竹，而所向無前矣。轉承信校尉，領軍先鋒。六月，取廣德。秋七月，破偽吳張士誠水寨。九月，復從忠武王攻毗

陵。會清軍叛，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，王與公大敗其衆，擒其梟將張將軍。歲丁酉春三月壬午，取毗陵。時豪傑雄爭，而民心無定向，曾未幾何，廣德、宣城叛，公復取之。夏六月戊辰，取江陰。秋七月丙子，攻常熟，張士德出挑戰，公麾兵而進，士德就縛。士德，士誠之弟也。遂征甘露、望亭、無錫諸寨。歲戊戌春二月，公從大將攻湖州。已而，宜興叛。秋七月，公復取之。歲己亥夏四月，擢懷遠大將軍、中奕左副元帥。五月，攻池州，取青陽、石埭。當是時，安慶實為荆楚咽喉之地，勢不得不取。秋八月，公攻之，已而取無為、潛山。冬十有二月，復從大將征杭州。歲庚子春三月，還南京。會偽將朱暹來攻宜興，公帥師為援，即搗退之。夏五月，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太平境，直犯龍江。皇上震怒，命諸大將分據險要，授以成算，而命公守虎口城。虎口城，龍江第一關也。既而，友諒兵大至，兵陣既交，殺傷相當，而伏兵忽起山坳，友諒兵大敗，擒戮無算，遂復太平。秋八月，下銅陵之臨山寨。冬十月，掠黃橋及馬馱沙。

歲辛丑春二月，征高郵。夏四月，陞後奕統兵元帥。秋八月，上親率六師伐偽漢，以報龍江之役，公從行，道經安慶，攻破其水寨，遂乘風直泝小孤山，抵九江。九江，漢偽都也。距九江五里所，友諒始知，意謂神兵自天而下。友諒宵遁，遂克九江，獲其玉研、華蓋、日月旗等物。公復分兵攻黃梅、廣濟。冬十月，克瑞、富〔〕、臨江、吉安諸州，復回師攻安慶，下之。十有一月壬申，進克撫州。友諒既遁，謀移都武昌，公承命攻其沌口壩。歲壬寅春正月，從上征南昌。兵至彭蠡湖，南昌降。三月，取新淦州。已而，祝

宗^(二)、康泰據南昌叛，殺守臣葉琛，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。夏四月甲午，城破，公左肩為炮所傷，久之乃瘳。上壯其為人，超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。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。冬十又一月，公與忠武王平之。偽漢餘黨，建柵南昌之西山，號為八陣指揮。十又二月，公從趙將軍破之，俘獲三千餘人。江右州郡雖已附，往往觀望狐疑，未即決。歲癸卯春三月，臨江、吉安、富州三城叛，公皆先後統兵復之。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，襟江帶湖，控荆引粵，非宗藩不足以授綏定之寄。於是詔皇侄大都督，授以節鉞，往浹其地，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。夏四月壬戌，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。癸亥，公統步卒數千，闢城門迎戰，偽將金指揮操戟直前，公彎弧一發，應弦而仆，敵氣大讐而退。明日復合，自是晝夜環攻城，友諒親督促之，勢在必求^(三)。公贊畫秘計，分命諸將隨方應敵，剪獲甚衆。六月辛亥，公巡城至東門，敵發礮張，中其腰臂，箭深入約六寸，公即拔出之，且撫髀歎曰：「吾自壯歲從軍，傷於矢石屢矣，其重無踰於此者，豈命也夫？然大丈夫死即死。政^(四)復何憾？所恨者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，稍效微勲，垂令名於竹帛爾。」丁巳遂薨於私第，年三十有九。軍中涕泣相吊，上聞之悼惜不已，遣使者來致祭。冬十有一月，獻護柩車至南京，以丙子葬于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。上念其功，復命曰^(五)：「謁者賻以布帛菽粟有差。歲甲辰春三月，遂命獻代領其衆。秋九月，下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，追封梁國公，勅有司建廟南昌，歲時祭享。歲戊申正月乙亥，上即皇帝位，國號大明，建元洪武，追念開國元勲，皆命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廷，公位居其八，實異數也。」

公為人沈鷙而簡默，剛明而質直，馭下嚴肅，一號令之加，旗幟為之改色，是以戰無不勝，攻無不下。及從大將征伐，尤能恪守軍令，不敢違尺寸，君子以此多之。生平雖未嘗讀書，隨機應變，其智如神，動與古名將合。兼之臨難不懾，奮弗顧身，而於孝友之道尤為篤至，信所謂閭閻所生之良將也。公娶王氏，因公來歸，歿於軍，追贈梁國夫人。繼室朱氏，先公若干年卒。子男一人：獻。王氏出也。

臣聞之，龍蛇起蟄，山澤通氣，與運相值，有開必先，此古今通義也。惟我皇上龍飛臨濠，建萬世不拔之基，一時將帥大臣，多其鄉里之豪俊，如公（六）者亦一人也。蓋昊天有成命，既生聰明，睿知為天下君，必有賢臣經綸而翼衛之，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。公自壯歲從戎，何役不隨？何戰不與？所以輝耀其威靈者，亦云至矣。使假之以年，勳業炳朗，當不止於斯，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統也，其亦命也夫！然而聖恩沛滂，追命錫爵，既備極於寵榮，有子能令，亦足上承宸渥，宿衛殿庭，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。古者諸侯計功稱伐，書之于太常，勒之於彝鼎，以示其不忘。是用上遵詔旨，備書公之勳績，繫之頌聲，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。頌曰：

洸洸將軍，川嶽之英。捷如俊鷹，金瞳鐵翎。臨風一擊，百禽震驚。當元季世，四海雄吞。續紛戰塵，白晝翳昏。執戈而興，擘風躍雲。真人龍飛，屆滌之陽。單騎來歸，願備戎行。帝曰俞哉！羣慝爾攘。元有將臣，牛渚駐師。公揚靈旗，隨帝殄夷。拔其水營，雲散鳥飛。于時羣豪，割邑據都。伐木建柵，壅川為渚。梟帝指呼，是剪是屠。孰為最強？犬牙其中。偽漢居西，狂吳在東。登我叛人，軼我疆封。無征弗從，有戰必先。斬將搃旗，電逝飈旋。敵人畏之，縮衄莫前。何彼兇殘？犯我龍灣。公扼虎

口，屹為雄關。六軍奮呼，殺人如山。帝乃誕怒，肆行天誅。公時在行，勇若虎貔。俘厥寶玉，偽都為墟。胡不爾思？復攻豫章。峙其冰山，以凌太陽。公亟出遏，殪彼豺狼。堂堂畫巡，出其東門。不虞飛矢，竟斃其身。軍中慟哭，於夜亦聞。天祐大明，實生俊英。珮戈淑旂，統馭萬兵。胡命止斯？不觀厥成。天聲四震，漠蹈吳摧。中原既定，四裔畢來。使公之存，績用益恢。天子念功，禮備褒旌。錫爵上公，配享廟庭。命書絢爛，榮賁泉城。牛首之山，有墓在原。禮官奉詔，表此武勳。以鴻厥慶，以示子孫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瑞、富」，《明史》本傳作「瑞昌」。

〔二〕「宗」，原作「某」，據《明史·太祖本紀》補。

〔三〕「求」，韓本、嚴本、胡本、四庫本作「取」。

〔四〕「政」，嚴本同，韓本、傳本作「爾」，胡本、四庫本作「耳」。

〔五〕「日」，原作「曰」，形訛字也，據韓本、嚴本、胡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六〕「公」，嚴本、胡本同，韓本、四庫本「公」上有「趙」字。

閻府君墓碣

禮部員外郎閻育泣謂金華宋濂曰：「育不幸，六歲，母夫人亡，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。又加十六

年，而先府君棄我諸孤，育幸粗有知矣。適病癘將殆，不復知有人間事，以故父母皆從越俗，火葬而投骨清淵之中。迨今一念及茲，痛徹心膂，幾不願生存。頗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，於是卜地於〔一〕會稽賀上枋之原，近祖塋若干步，榘木為柁，甃土成窆，以洪武某年月藏之。雖於禮似涉不物，人于〔二〕迫切之至，又遑卹其他？異日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，持一觴酒酌塚前土，以致追遠之思，不翅足矣。塚上有石，先府君之遺德，子宜為文之，育將勒焉。」

濂案，府君諱澤，字潤民，姓閩氏，越之會稽人。自幼為吏於三界巡檢司，遷餘姚石堰西場，歷山陰縣及錄事司，遂陞越府史。府公賢之，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，不久輒集。府倉之斛，皆斲木題湊而成，易於開闔，苟通鎔銖之隙，入糧必加。府君知病民，命椎鐵為紙，而錮其四隅，鄰府取以為法。已而調衢州，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，衢府遂諉之府君。府君召大姓于庭，取官書，驗畝賦之小大咸宜，民大悅。充廣盈倉副使，轉寧國縣典史。未上，卒，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。上距所生大德癸卯之歲，壽五十又四。娶何氏，同縣曹娥鎮人，有婦德，得年四十，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。子男子二：長即育，以儒貢吏部，授以今官，階承直郎。次深。子女子三：陳彥誠、韓泰、張漢卿，其婿也。

濂聞招魂而葬者久矣，在漢則新野〔一〕公主，在魏則郭循，在晉則曹馥，蓋無代無之。雖哀環駁議頗富，而於即生以推亡，依情以處禮，二者終有所未盡。孝子之於父母，欲報之情何有紀極？天不足以為高，地不足以為厚，尚可遏之而不得伸邪？昔者丁蘭母亡，刻木而奉之。有若木，其焉可指之為母乎？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爾。若育之為，出於念親之切，是亦禮之變者也，脫議之，其將非人情矣乎？銘

曰：

孰無父母？孰無丘墓？悠悠蒼天，我胡獨不然？遡風長懷，有淚如泉。賀上昉之原，是為閻氏之阡。述德以昭先，百世其傳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於」，原作「晨」，據胡本、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「于」，胡本同，嚴本作「子」。

〔三〕「野」，嚴本、胡本并作「墅」。

孫孝子傳

孫孝子諱惟中，字伯庸，濰州昌邑人。祖明，父琳，世為農。孝子朝出耕，夜歸讀古人書，性雅愛宋名臣言行，歷歷能道之。凡所謀，猶恒取以為則。年及壯，用推擇為寧海州史。一年，貢益都府，瀕行，會父卒，皇皇如欲無生。縣有漢昌邑王廢城，舉柩葬城中，結庵廬其側，藉苫以居。曠野無人，深夜月冷，哭聲依稀，隨悲風遠聞，人為泣下。日啜淖糜二盂，却酒肉弗御。晨起無火，掬雪頰面，輒詣墓前拜。久之，手足皸瘃，形容焦萃甚。或勸其還，哭而不對。閭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于縣，縣尹戴友諒弗之信，將廉之。伺夜半，携二蒼頭出風雪中，抵庵廬而聽。孝子聞足音，遙問曰：「暮夜欲何為？」戴嘆息而去，